

梁克勤一著



梁克勤

舞 台 纪 忆 美 术 集

梁克勤 / 著

梁克勤
己未年夏月

序

在美的王国里攀登

——任国成

梁克勤是河东戏曲舞台美术史上的一座高峰，也是河东将个人舞美作品汇编出书的第一人。

河东被誉为戏曲之乡，既是元杂剧的发祥地之一，更是最古老的梆子戏（蒲剧）的发祥地。但在河东，现代的戏曲舞台美术则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白星和任希汉是河东第一代戏曲舞台美术师的代表，是蒲州梆子现代舞台美术的开拓者。20世纪50年代，河东和全国一样，受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影响，戏曲向话剧学习，写实布景兴盛一时，到文化大革命时的“样板戏”达到极致。当时的河东曾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写实舞台美术师，梁克勤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1979年改革开放后，戏曲开始向自己的本体回归，写意布景逐渐流行开来。1986年，梁克勤加盟运城地区蒲剧团的戏曲创作，与导演韩树荆、音乐设计高中秋、音乐配器李井岗、表演武俊英、王艺华、景雪变、吉有芳等，组成了一个“黄金搭档”的创作班底，为建国以来河东蒲剧的第二个黄金时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的舞美作品也随着运城地区蒲剧团的勃兴，几度撂响省城，饮誉京师，频频获取全省及全国奖项，受到全省及全国专家的高度赞誉，为河东戏曲舞台美术史写下了骄人的篇章。他不仅在河东独领风骚，而且应邀走出河东，为安徽的

黄梅戏、河南的豫剧、宛梆等外省剧种制景，并屡获大奖，取得广泛的影响。所以，将其代表性的作品结集出书，不论对他自己，还是对河东戏曲、对蒲剧艺术，都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

梁克勤并没有当今年轻人拼命追逐的高学历，他是靠非凡的毅力、不懈的追求、超人的勤奋，一步一步攀登舞台美术的高峰的。

梁克勤有个不幸的童年。他于 1940 年出生于山西省襄汾县柴王村。落地不到两个月，母亲就撒手西去，父亲将他寄养在姑母家。他三岁时被心地善良的继母接回来。为躲避日寇，一家三口逃到陕西省韩城谋生，不幸父亲又客死他乡。继母无奈，带着他和刚出生的妹妹返回襄汾彭村姥姥家中。因家境艰难，十六岁完小毕业就辍学回家，在柴王乡当了通信员。正如别林斯基所说的，“不幸是一所最好的大学”，坎坷的童年不但历练了他的心智，而且丰富了他对社会和人生的体验。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梁克勤对艺术的爱好和向往，似乎是从先天带来。他从小就喜欢写写画画，还在穿开裆裤的时候就成了村里的小戏迷。1958 年初秋的一天， he 去县财政局领取乡政府的工资，在街上发现县文工团招收演员的广告，竟不惜辞去可望转正为国家干部的乡通信员工作，悄悄考进了自己梦寐以求的文艺团体。进团不久，团领导派他到山西省话剧团向王振华老师学习舞台美术，奠定了他终生的职业。他的好学和勤奋深得老师和师娘的喜爱，老师遂倾囊而教。1964 年， he 所在的晋南文工团与山西省话剧团联合进京参加华北汇演，观摩了来自各省市的 20 多台演出，观看了舞台美术的现场表演，聆听了各地舞美工作者的经验交流，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大大地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 he 原先认为，在剧团出人头地的只有演员。通过华北汇演， he 看到了舞美工作的意义和前景。梁克勤说这是 he 认识上的“一次伟大的转折”。

随着认识的升华， he 越发感到自己的水平难以适应工作的需要。观众“戏好布景差”的议论，更激发了 he 奋发向上的决心，便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狠练基本功。 he 曾被抽调到襄汾县“四清”工作队任队员。有一次开“讲用”大会， he

在台下画速写，被人“告密”。不料次日竟召开对他的批判大会，上纲上线，说他只专不红，走白专道路，当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他顶着种种压力，照练不误。几十年来，他总是“闻鸡起舞”，于凌晨五点左右起来，练习绘画或书法，即使在功成名就之后，仍然坚持不辍。

随着实践的深入，他日益感到提高自身综合文化素质的至关重要性。早年间他只有 28 元 5 角的工资，既要维持一家五口人的生活，又要交付生产队的欠款。他硬是节衣缩食，省下钱来，不但买美术方面的书籍，而且还买来文学、历史、理论等方面的书籍，如饥似渴地攻读。后随着经济情况的好转，他更是买书成癖，读书成瘾。正由于他极为注重自身文化素养的不断提高，才使他在舞美创作上能不断突破自我，一步步跨入更高的境界。

梁克勤不但勤奋好学，而且对工作的认真劲儿也是一般人难以企及的。他认真设计，不怕反复，有着一股“景不惊人誓不休”的劲头。他认真制作，一丝不苟，凡和他合作过的人，都对其认真劲儿留有极深的感受。他的认真从设计一直贯穿到演出，连装台这样又苦又重又危险的活儿，他也要亲自操作，处处把关。不如此他就难以放心。他常常不辞劳苦，通宵达旦地装台、卸台。演出中的换景他更是倍加精心。谁要是出了问题，他可能会大发雷霆。他说他的布景，关系着整台的演出，就像航天飞机一样，是不能容许有半点纰漏的。

梁克勤干上了舞美，就爱上了舞美，而且爱得执著，爱得专一，爱得深沉，爱得恒久，可以说是“从一而终”。什么金钱，什么美色，什么官阶权势，什么吃喝玩乐，什么超前的物欲享受等等，所有让当今人们追逐得发疯的各色诱惑，他概无兴趣。他只钟情于舞台美术，在这一片领地中埋头耕耘。艺无止境，事业无止境，他总在承接新的约请，他总在奉献新的成果，苦在其中，乐在其中。从 18 岁到 65 岁，仍奋斗不息，“不知老之将至”，雄心不减当年。他从 1958 年走进襄汾县文工团（当年与新绛县文工团合并为侯马市文工团），到 1963 年升格后的晋南专区文工团，再到 1970 年临、运分专后的运城地区文工团，四十几年来，他为之搞景的戏达二百四十多个。这二百四十多个剧目，就像二百四十多个台阶，铺出了他的成功之路。

卡莱尔说：“天才就是无止境刻苦勤奋的能力。”门捷列夫说：“终身努力，便成天才。”这是对梁克勤的最好注脚。“梁克勤”者，终身“克勤”，终成“梁”柱之谓也。

二

天赋加勤奋，使梁克勤从一个农村孤儿，一步步成为卓有成就的舞台美术师。他为文工团搞景的第一个戏是 1959 年移植排演的眉户《梁秋燕》，牛刀初试就展示出他的舞美才华。他从移植搬绘别人的布景，到自己按剧本和导演要求设计制景，设计与制作水平日渐成熟，使他的布景在人们的心目中占有了一定的位置，得到了观众的赞誉。有一次戏后，散场的观众边走边说：“布景真绝啦，四毛钱戏票，布景就占两毛！” 1960 年他化用民间的剪纸工艺为歌剧《刘三姐》设计制作的布景，新颖别致，充满诗情画意，在运城人民剧院首场演出时，大幕一开，就赢来满场掌声。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文工团首次进太原演出，由他担任舞美设计的《白毛女》和《槐树庄》连演 50 余场，引起轰动。接着又饮誉西安、洛阳、开封等地。70 年代分专后的运城地区文工团，由导演孟涛、苏家栋，音乐作曲李井岗、许以撒，舞美设计梁克勤，演员张法河、张柏林、郝宗谦、王芝兰、侯小平、孟凤茹等，组成了一个强硬的创作班底，上演了话剧《青松岭》《艳阳天》《风华正茂》《于无声处》《救救她》，芭蕾舞剧《白毛女》，舞剧《草原儿女》等深受观众欢迎的戏。这些戏全由克勤同志任舞美设计和制作。特别是《霓虹灯下的哨兵》《西安事变》，在运城人民剧院连演 60 多场，并先后轰动了省城太原和古城西安，创造了运城地区文工团最为辉煌的时期，他的舞美与有功焉。

梁克勤的布景名声日著，不少剧团上门约请。他暗暗给自己立下奋斗目标：一要画遍晋南（包括临汾、运城两个地区）剧团，二要争取登上全国领奖台。巴斯德说：“立志、工作、成功是人类活动的三大要素。立志是事业的大门，工作是登堂入室的旅程，这旅程的尽头就有成功在等待着，来庆祝你努力的结果。”梁克勤正是沿着这样的旅程实现了他全部的奋斗目标。

梁克勤在新型文艺团体成才，却在古老的戏曲舞台上成名。他在文工团似乎是以话剧的写实布景为主，但对歌剧、戏曲也不陌生，像歌剧《刘三姐》《义和团》《白毛女》《小二黑结婚》等，眉户《梁秋燕》《六斤县长》《凤凰飞进光棍堂》《儿女传奇》等，都是由他设计制景的。他为各县蒲剧团、眉户团搞的景就全属戏曲。他为传统戏设计制景的第一个戏是曲沃县碗碗腔剧团的《打金枝》，参加

临汾地区汇演时，“金殿”一场一开幕，观众就对布景报以雷鸣般的掌声。所有这些，都为他后来在戏曲舞台上的纵横叱咤打下了基础。

一个人的成功，天赋、勤奋、机遇，缺一不可。人常说机遇属于有准备的人，梁克勤可说是万事俱备，只欠机遇。1986年，这难得的机遇终于降临了。运城地区文化局为筹备参加山西省振兴戏曲青年团调演，从各县剧团抽调了一批优秀青年演员排练调演剧目。如本文开头所说，梁克勤也荣幸地（其实也是当然地）被抽调进这一黄金搭档的创作班子。他为准备参加调演的折子戏精心设计了一台独具特色的布景。三大块极富装饰性的档片直插天幕。台前左右两侧各立一块，如同台框。中间一块位于底幕附近，如同旧戏舞台上的“守旧”。上面的图案则因戏而异。三块档片极有气势，贯穿始终，把几个内容不同、风格各异的折子戏巧妙地统一了起来。在太原参加调演时，大幕一开，就听满场观众轻轻地“啊”了一声，那清新、典雅、空灵、极富美感的布景，令省城观众为之惊叹。演出《战冀州》时，大幕一开，观众就为“虎帐”鼓掌喝彩。而演《苏三起解》时，底幕上那图案式的几抹山影，一朵行云，寥寥几笔，开阔、简练、亮丽、好看，充满诗意，写意地表现了苏三与解差从洪洞一路赶到太原的戏剧情境，倾倒了台下的观众和专家。这台景使梁克勤在调演中独领风骚，《苏三起解》荣获舞美设计一等奖的第一名及舞美综合效果奖，《战冀州》获布景绘制奖。在一次调演中荣获三项奖，使他梦幻般地登上了全省的领奖台。次年进京演出，他的布景又征服了首都的观众和专家。在专家座谈会上，全国舞美专家、中国舞台美术学会副会长龚和德激动地说，梁克勤这台戏的舞台美术，“对这次进京演出作了很大的贡献！”评价布景是“既积极，又谨慎，干净、美观，同戏又有结合，但又不勉强”。著名戏剧大师、中国剧协副主席张庚则说：“看了他们的舞台美术，我很满意，因为有些戏曲美术往往搞得叫人不能忍耐。我觉得他们的景很雅致，又有美术，又有革新（插话：也有环境），很好。”这次进京，武俊英以《苏三起解》为运城摘回了第一个中国戏剧梅花奖，梁克勤则以一台折子戏的布景第一次在全国戏剧界面前亮相，并一举成名。

1986年，成为梁克勤大转折的一年。从这年开始，他进入了收获的季节。这一年，除运城地区蒲剧团一台折子戏的布景在省调演中大展风采外，为临汾地区戏校《阴阳合》一剧设计制作的布景也荣获山西省文化艺术学校第三届教学剧目汇报演出舞美设计二等奖。1987年运城地区蒲剧团一台折子戏的布景饮誉北

京已如上述。1988年为临猗县眉户剧团《唢呐泪》《山风》两个大型现代戏设计制作的布景，荣获中国戏曲现代戏研究会第七届年会暨山西省现代戏调演舞美设计奖。1989年《唢呐泪》进京演出，又誉满京城，专家对舞美赞不绝口。1990年山西省举办振兴蒲州梆子调演，他又以运城地区蒲剧团《西厢记》一剧获舞美设计奖。在1992年首届中国戏曲金三角交流演出中，运城地区蒲剧团的《宇宙锋》《寇老西升堂》和临猗县眉户团的《唢呐泪》均让他荣获舞美设计奖。1993年以运城地区蒲剧团的大型新编古装戏《关公与貂蝉》参加全国地方戏交流演出（北方片）引起轰动，荣获优秀舞美设计奖的第一名。该剧于1994年进京演出，他的景第三次亮相京城，连续九年，年年丰收，登上他舞美人生的顶峰，成为河东舞台美术界的骄子。

随着影响的不断扩大，梁克勤的舞台美术还受到兄弟剧种的欢迎。他先后为本省的太原、长治以及安徽、河南、北京等地的晋剧、豫剧、黄梅戏、宛梆、河北梆子等剧种的十几个剧团、三四十个戏设计制景。其中，1996年他应邀为河南省三门峡市豫剧团《蒹山恋情》设计制作的景，获河南省第六届戏剧大赛优秀舞美设计奖；1997年为该团《清风亭》设计制作的景，获首届中国豫剧节优秀舞美设计奖；1998年应邀为河南省内乡宛梆剧团《三院禁约碑》设计制景，获河南省第七届戏剧大赛优秀舞美设计奖。1999年为河南省南街村文工团《清风亭》设计制作的景，获中国第五届映山红艺术节舞美设计一等奖；2000年、2002年先后为三门峡市豫剧团《红杏树》《天鹅之恋》设计制作的景，分别获河南省第八届、第九届戏剧大赛优秀舞美设计奖，等等。

梁克勤还频频涉足影视领域，先后担任电影《刘胡兰》《窦娥冤》，电视剧《新星》《边乡春晓》《郭兰英》《三打运城》《杏林深处》等剧的美术师。1995年以电视连续剧《昌晋源票号》获全国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美工提名奖。本次优秀美工奖只有一名，提名奖也只有一名，所以这个“提名奖”实际上就是第二名。

梁克勤在话剧领域的写实布景也颇具功力，但可惜未遇到能打响的自创剧目。“锥藏囊中”，方能“锋芒毕露”，他的话剧写实布景，未获“入囊”的机遇，便只好“养在深闺人未识”了。

梁克勤于2000年年满花甲，但他退而不休，仍在舞台美术这块“美的王国里”辛勤耕耘。2002年以临猗县眉户剧团的《热土忠魂》，获山西省“三小”（小戏、小品、小剧种）调演舞美设计一等奖。2003年又以运城市文工团的《娘啊娘》

获山西省第九届杏花奖评比演出舞美设计奖。在 2005 年山西省杏花奖评比演出中，以盐湖区蒲剧团《赵氏孤儿》获舞美设计奖第一名，长治市豫剧团《裴寂还乡》获舞美设计奖第二名。可说是宝刀未老。

三

中国戏曲的舞台美术是困扰人们多年的一道难题。在旧日的中国戏曲舞台上，是一桌二椅加守旧。有人说那是因为昔日的戏班穷，置不起景。其实这是无知的臆断。汉代张衡《西京赋》中对百戏演出的描写，就山峦草木，云彩雨雪具备：“华嶽峨峨，冈峦参差；神木灵草，朱实离离……度曲未终，云起雪飞；初若飘飘，后遂靡靡。”而且还有逼真的音响效果：“复陆重阁，转石成雷。霹雳激而增响，磅礴象乎天威。”简陋吗？怎么到后来反而穷得置不起景了？其实一桌二椅是由戏曲写意的本质规律，特别是其表演性所决定的。戏曲要表演，舞台就得空灵。戏曲重表演，“景”就得在演员身上。如果台上是真船、真马、真门、真楼梯，那精妙的划船表演，骑马表演，开门表演，上下楼梯表演等还能存在吗？如果台上堆满真景实物，演员还表演得成吗？建国后受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影响，向话剧学习，实景盛行，“文革”时达到顶峰，为什么改革开放后又搞起了写意景？也是由戏曲的本质规律决定的。即使写意景，也有人无视戏曲表演性特点，搞得平台转台，几何体满台，这大概就是令张庚同志“不能忍耐”的那种景。而梁克勤同志遵从戏曲的规律，进行了独具特色地探索，不但受到了专家们的好评，而且受到了剧团和观众的欢迎。

他的景的第一大特点就是空灵。如前边所说的运城地区蒲剧团那台折子戏，虽然有直插天幕的三大块档片，却一块在底幕前，两块在台前两角，如同舞台本身的装饰品，极富气势，却给演员的表演留足了空间，十分空灵。

他的景的第二大特点就是“美”。戏曲是讲求形式美的艺术，她的程式美的表演，她的美化了的服装道具（如水袖、板带、靴子、马鞭等等），她的美化了的人物造型（如口条、耳毛、脸谱等等）等，几乎一举一动都是个艺术造型，一物一件都是精美的工艺品。与此相适应，他的景非常注重装饰美，与戏曲在整体上十分协调，给观众的感觉是美不胜收。

他的景的第三大特点是清新、典雅、有意境。他决没有离开戏的内容去单纯地追求形式美，而是为戏造境。《苏三起解》那图案式的几抹山影，一朵行云，使人产生洪洞到太原几百里行程的遐想；《唢呐泪》第一场那斜贯全台的一条白纱和一端绾成的下垂的大白花，将悲剧的气氛一下托出；而《关公与貂蝉》第三场那一柄极度夸张的青龙偃月刀形象地表现了关羽的神勇，给观众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的一景一物，可以说绝没有随意加上去的，都是与剧情结合，有所寓意的。

他的景的第四大特点，就是从最广大的城乡观众出发，面向演出市场，方便剧团演出。当今舞美豪华大制作成风，只为汇演获奖，却无法下去演出。梁克勤的景虽然非常之美，却非常简洁，剧团巡回演出，携带十分方便，极受基层剧团的欢迎。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就是冲着这一点找上门的。

他的布景的空灵、清新、美观、典雅、有意境，可以说是许多人的共识。请看：中国剧协为《唢呐泪》召开的专家座谈会记录：“清晰明快，浑然天成。舞台上几条透明的纱幕，那剪纸风格的乐器的装饰，是那么的凝炼而美……（对剧情）是极好的反衬。”全国地方戏交流演出简报评《关公与貂蝉》：“该剧的舞美设计清新、简洁、赏心悦目，同时又为表现人物和主题服务。”河南省第八届戏剧大赛简报评《红杏树》：“舞美清新、明丽，充满了诗情画意，较好地营造了环境，烘托了剧情。”等等。

梁克勤在戏曲舞台上的布景可说是独树一帜，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让人一看就觉得清新典雅，赏心悦目，诗情画意，与别人绝不相同。能达到这样的效果，一是他积累了丰富的美术语汇。他练就过硬的素描、写生等西方绘画的基本功，也坚持练习国画、书法、民间工艺等民族艺术的技法。他入门学习的是话剧舞美，也有过歌剧、舞剧舞美的实践，还涉足于影视美术创作，而且还广泛吸收了国画、剪纸、年画等民间艺术的营养，以至从广告、建筑等方面寻找启迪。所有这些，都为他的舞美创作积累下丰富的语汇，并融会贯通，可信手拈来。这就使他的舞美既有时代感，又有民族性，与戏曲相得益彰，十分协调。二是他的艺术天分、他过人的悟性和灵性。每当读完一个剧本，灵感就会光顾，脑海中就会跳出相应的画面，跳出相应的意境。搞艺术不承认天赋不行。正如李渔所说：“凡作诗、文、书画……与百工技艺之事，无一不具夙根，无一不本天授。强而后能者，毕竟是半路出家，止可冒斋吃饭，不能成佛祖也。”梁克勤的舞美天赋

是他成功的重要条件之一。三是他过硬的绘画制景功力，得心应手，能把心中的灵感，心中的意象，精到地呈现在舞台上。

梁克勤从自己的 240 多部作品中精选了一部分结集出版，既是对自己几十年舞美生涯的一次总结，也是对河东舞美事业的一个奉献。它既是河东一个时代的舞台美术的反映，也可供后来者翻检与借鉴。但舞台美术是剧场艺术，那种只有在剧场中才能感受到的强烈艺术感染力，在效果图上是难以体味的。对行内人自然勿须明言，但对普通读者来说，却不能不说是个小小的遗憾。

梁克勤虽已年过“花甲”，向“古稀”挺进，但老当益壮，精力不减当年。在即将进入“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这个人生“化境”的阶段，应该说迎接他的更是一个收获的季节。“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但愿他会有更为老到的作品问世。

2005 年 8 月 12 日应约撰写于运城寒寓
任国成 原运城地区剧协主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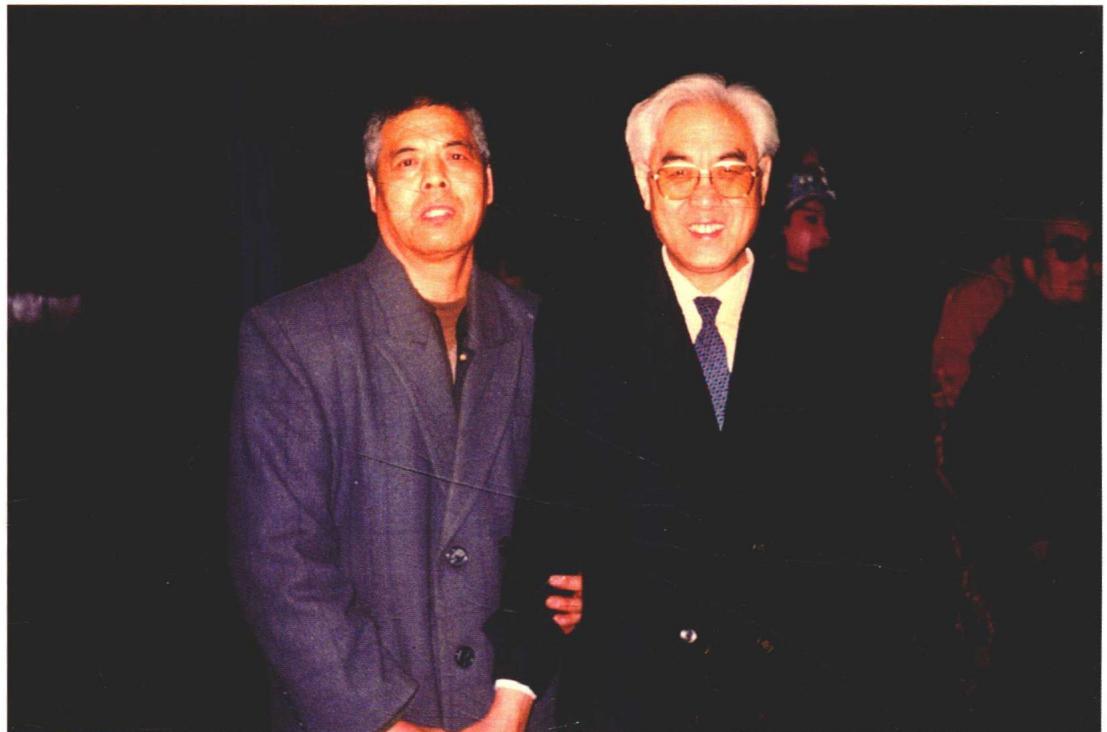
目

录

序	01
领导、导演、朋友留影	001
友人题赠	025
舞台美术	035
舞台剧照	177
影视美术	181
风景写生	211
人物造型	223
记录、交流	227
报刊评点	287
舞台美术剧目工作表	299
先后为山西省九位演员夺取中国戏曲「梅花奖」 演出剧目设计制作舞美	308
后记	309

领导、导演、朋友留影

中国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曲
润海观看蒲剧《关公与貂蝉》
后与梁克勤同志合影留念
【1994年元月于北京人民剧场】



中国戏剧学院附中校长兼教授
贯涌改编蒲剧《洗血铁丘坟》
一剧彩排后留影
【2012年12月于临汾梨园堂】



戏曲泰斗郭汉城与梁克勤同志一起研究《青萍剑》一剧的舞台美术设计方案
【1987年5月于北京】



中国首届戏剧节郭汉城观看蒲剧《苏三起解》与梅花奖演员武俊英一起合影
【1988年12月于北京人民剧场】



中国艺术研究院戏剧评论家龚和德观看《苏三起解》等五个折子戏后合影

【1987年5月于北京吉祥剧院】



戏曲评论家谭志湘观看蒲剧《关公与貂蝉》后与梁克勤同志合影

【1994年元月于北京人民剧场】





著名表演艺术家、评论家胡芝凤观看眉户剧《唢呐泪》后接见梁克勤同志并高度评价该剧的舞美设计

【1989年12月于北京人民剧场】



中国戏曲学校金桐教授在观看蒲剧《关公与貂蝉》后与梁克勤同志合影

【1994年元月于北京人民剧场】